

落

葉

徐志摩



落
葉



一九二六年六月出版

一九三三年二月六版

落

葉

實價六角

著者 徐志摩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版權所有



1501—3500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
北京東皇城根

北新書局

序

這是我的散文集，一半是講演稿：「落葉」是在師大，「書」在燕大，「海灘上種花」在附屬中學，講的。「青年運動」與「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是為始終不曾出世的『理想』寫的；此外三篇——「論自殺」，「列寧忌日——談革命」，「守舊與「玩」舊」——都是先後在晨報副刊上登過的。原來我想加入的還有四篇東西：一是『吃茶』，平民中學的講演，但原稿本來不完全，近來幾次搬動以後，連那殘的也找不到了；一是「論新文體」，原稿只賸了幾頁，重寫都不行；還有兩篇是英文，一是會登「創造月刊」的「藝術與人生」，一次「文友會」的講演——“Personal Impressions of H. G. Wells, Ed

ward Carpenter, and Katherine Mansfield, ——但如今看來都有些面目可憎，所以決意給割了去。

我的懶是沒法想的，要不爲有人逼著我，我是決不會自己發心來印什麼書。促成這本小書，是孫伏園兄與北新主人李小峯兄，我不能不在此謝謝他們的好意與助力。

這書的書名，有犯抄襲的嫌疑，該得聲明一句。「落葉」是前年九月間寫的，去年三月歐行前伏園兄問我來印書，我就決定用那個名字，不想新近郭沫若君印了一部小說也叫「落葉」，我本想改，但轉念同名的書，正如同名的人，也是常有的事，沒有多大關係，並且北新的廣告早一年前已經出去，所以就隨它。好在此書與郭書性質完全異樣，想來沫若兄量氣大，不至擊冒牌頂替的罪名來加給我吧。末了，我謝謝我的朋友——多因爲他在百忙中替我製了這書面的圖案。

上面是作者在這篇序裏該得聲明的話；我這想順便添上幾句不必要的。我印這本書，多少不免躊躇。這樣幾篇雜湊的東面，值得留成書嗎？我是個爲學一無所成的人，偶爾弄弄筆頭也只是隨興，那夠得上說思想？就這書的內容說，除了第一篇「落葉」反映前年秋天一個異常的心境多少有點分量或許還值得留，此外那幾篇都不能算是滿意的文章，不是質地太難，就是筆法太亂或是太鬆，尤其是「話」與「青年運動」兩篇，那簡直是太『年輕』了，思想是不經爬梳的，字句是不經洗鍊的，就比是小孩掣木片瓦塊放在一堆，却要人相信那是一座皇宮——且不說高明的讀者，就我這回自己校看的時候，也不免替那位大胆厚顏的「作者」捏一大把冷汗！

我有一次問顧頤剛先生他一天讀多少時候書。他說除了喫飯與睡

覺！我們可以想像我們「古史辨」的作者就在每天手拏著飯箸每晚頭放在枕上的時候還是念念不忘他的『禹』與他的『孟姜女』！這才是做學問；像他那樣出書才可以無愧。像我這樣人那裏說得上？我雖則未嘗不想學好，但天生這不受羈絆的性情，一方在人事上未能絕俗，一方在學業上又不曾受過站得住的訓練，結果只能這「狄來嚙」式的東拉西湊；近來益發感覺到活力的單薄與意識的虛浮，比如階砌間的一回止水，閭閻的時刻有枯竭的恐怖，那還敢存什麼「源遠流長」的忘想？

志摩 六月二十八日，北京。

落葉文集目次

序

落葉.....一

青年運動.....三五

話.....四九

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七一

守舊與「玩」舊.....九七

列寧忌日——談革命.....一二三

論自殺.....一二七

(一) 讀桂林梁巨川先生遺書

(二) 再論梁巨川先生的自殺(陶孟和)

(三) 再論自殺

海灘上種花

.....一五五

落葉

前天你們查先生來電話要我講演，我說但是我沒有什麼話講，並且我又是耐煩講演的。他說：你來罷，隨你講，隨你自由的講，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我們這裏你知道這次開學情形很困難，我們學生的生活很枯燥很悶，我們要你來給我們一點活命的水。這話打動了我。枯燥，悶，這我懂得。雖則我與你們諸君是不相熟的，但這一件事實，你們感覺生活枯悶的事實，却立即在我與諸君無形的關係間，發生了一種真的深切的同情。我知道煩悶是怎麼樣一個不成形不講理的怪物，他來的時候，我們的全身彷彿被一個大蜘蛛網蓋住了，好容易掙出了這條手臂，那條又叫黏住了。那是一個可怕的網子。我也認識生活枯燥，他那可厭的面目，我想你們也都很認識他。他是無所

不在的，他附在個個人的身上，他現在個個人的臉上。你望望你的朋友去，他們的臉上有他，你自己照鏡子去，你的臉上，我想，也有他。可怕的枯燥，好比是一種毒劑，他一進了我們的血液，我們的性情，我們的皮膚就變了顏色，而且我怕是離着生命遠，離着墳墓近的顏色。

我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也許我自己天生就是一個感情性的人。比如前幾天西風到了，那天早上我醒的時候是凍着才醒過來的，我看着紙窗上的顏色比往常的淡了，我被窩裏的肢體像是浸在冷水裏似的，我也聽見窗外的風聲，吹着一顆棗樹上的枯葉，一陣一陣的掉下來，在地上捲着，沙沙的發響，有的飛出了外院去，有的留在牆角邊轉着，那聲響真像是歎氣。我因此就想起這西風，冷醒了我的夢，吹散了樹上的葉子，他那成績在一般饑荒貧苦的社會裏一定格外的可

慘。那天我出門的時候，果然見街上的情景比往常不同了；窮苦的老頭小孩全躲在街角上發抖；他們遲早免不了樹上枯葉子的命運。那一天我就覺得特別的悶，差不多發愁了。

因此我聽着查先生說你們生活怎樣的煩悶，怎樣的乾枯，我就很懂得，我就願意來對你們說一番話。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遠不是成系統的。我沒有那樣的天才。我的心靈的活動是衝動性的，簡直可以說癡癲性的。思想不來的時候，我不能要他來，他來的時候，就比如穿上一件濕衣，難受極了，只能想法子把他脫下。我有一個比喻，我方才說起秋風裏的枯葉；我可以把我的思想比作樹上的葉子，時期沒有到，他們是不很會掉下來的，但是到時期了，再要有風的力量，他們就只能一片一片的往下落；大多數也許是已經沒有生命了的，枯了的，焦了的，但其中也許有幾張還留着一點秋天的顏

色，比如楓葉就是紅的，海棠葉就是五彩的。這葉子實用是絕對沒有的；但有人，比如我自己，就有愛落葉的癖好。他們初下來時顏色有很鮮豔的，但時候久了，顏色也變，除非你保存得好。所以我的話，那就是我的思想，也是與落葉一樣的無用，至多有時有幾痕生命的顏色就是了。你們不愛的儘可以隨意的踩過，絕對不必理會；但也許有少數人有緣分的，不責備他們的無用，竟許會把他們檢起來揣在懷裏，間在書裏，想延留他們幽澹的顏色。感情，真的感情，是難得的，是名貴的，是應當共有的；我們不應得拒絕感情，或是壓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為，與壓住泉眼不讓上沖，或是掐住小孩不讓喘氣一樣的犯罪。人在社會裏本來是不相連續的個體。感情，先天的與後天的，是一種線索，一種經緯，把原來分散的個體織成有文章的整體。但有時線索也有破爛與渙散的時候，所以一個社會裏必須有新的

線索繼續的產出，有破爛的地方去補，有渙散的地方去拉緊，才可以維持這組織大體的勻整，有時生產力特別加增時，我們就有機會或是推廣，或是加添我們現有的面積，或是加密，像網球板穿雙線似的，我們現成的組織，因為我們知道創造的勢力與破壞的勢力，建設與潰敗的勢力，上帝與撒但的勢力，是同時存在的。這兩種勢力是在一架天平上比着；他們很少平衡的時候，不是這頭沉，就是那頭沉。是的，人類的命運是在一架大天平上比着，一個巨大的黑影，那是我們集合的化身，在那裏看着，他的手裏滿拿着分兩的法碼，一會往這頭送，一會又往那頭送，地球儘轉着，太陽，月亮，星，輪流的照着，我們的運命永遠是在天平上稱着。

我方才說網球拍，不錯，球拍是一個好比喻。你們打球的知道網拍上那裏幾根線是最吃重，最要緊，那幾根線要是特別有勁的時候，

不僅你對敵時拉球，抽球，拍球格外來的有力，出色，並且你的拍子也就格外的經用。少數特強的分子保持了全體的勻整。這一條原則應用到人道上，就是說，假如我們有力量加密，加強我們最普通的同情線，那線如其穿運得到所有跳動的人心時，那時我們的大網子就堅實耐用，天津人說的，就有根。不問天時怎樣的壞，管他雨也罷，雲也罷，霜也罷，風也罷，管他水流怎樣的急，我們假如有這樣一個強有力的大網子，那怕不能在時間無盡的洪流裏——早晚網起無價的珍品，那怕不能在我們運命的天平上重重的加下創造的生命的分量？

所以我說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難能可貴的，那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成分。初起也許只是一個人心靈裏偶然的震動，但這震動，不論怎樣的微弱，就產生了及遠的波紋；這波紋要是喚得起同情的反應時，原來細的便併成了粗的，原來弱的便合成了強的，原來脆性的便

結成了韌性的，像一縷縷的荳藤打成了粗繩似的；原來只是微波，現在掀成了大浪，原來只是山罅裏的一股細水，現在流成了滾滾的大河，向着無邊的海洋裏流着。耶穌在山頭上的訓道“*Sermon on the Mount*”比如，還不是有限的幾句話，但這一篇短短的演說，却制定了人類想望的止境，建設了絕對的價值的標準，創造了一個純粹的完全的宗教。那是一件大事實，人類歷史上的一件最偉大的事實。再比如釋迦牟尼咸悟了生老病死的究竟，發大慈悲心，發大勇猛心，發大無畏心，拋棄了他人間的地位，富與貴，家庭與妻子，直到深山裏去修道，結果他也替苦悶的人間打開了一條解放的大道，爲東方民族的天才下一個最光華的定義。那又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奇蹟。但這樣大事的起原還不止是一個人的心靈裏偶然的震動，可不僅僅是一滴最透明的真摯的感情滴落在黑沉沉的宇宙間？

感情是力量，不是知識。人的心是力量的府庫，不是他的邏輯。

有真感情的表現，不論是詩是文是音樂是彫刻或是畫，好比是一塊石子擲在平面的湖心裏，你站着就看得見他引起的變化。沒有生命的理論，不論他論的是什麼理，只是拿石塊扔在沙漠裏，無非在乾枯的地面上添一顆乾枯的分子，也許擲下去時便聽得出一些乾枯的聲響，但此外只是一大片死一般的沉寂了。所以感情才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才是織成大網的線索。

但是我們自己的網子又是怎麼樣呢？現在時候到了，我們應當張大了我們的眼睛，認明白我們周圍事實的真相。我們已經含糊了好久，現在再不容含糊的了。讓我們來大聲的宣布我們的網子是壞了的，破了的，爛了的；讓我們痛快的宣告我們民族的破產，道德，政治，社會，宗教，文藝，一切都是破產了的。我們的心窩變成了蠹蟲